

念佛人列傳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念佛人列傳

● 非賣品 ●

三寶弟子 恭印

念佛人列傳

目錄

藤秀琿著

余萬居譯

一、讚岐庄松	一
二、石州才市	二二
三、大和清九郎	五三
四、安藝五助	六四
五、三河阿園	六八
六、播磨卯右衛門	七六
七、後備常女	八一
八、加賀與市	八五
九、伊賀三左衛門	八八
十、香樹院德龍	九二
十一、一蓮院秀存	一〇一
十二、安藝淨念	一〇七
十三、石見善太郎	一二二
十四、三河三七郎	一三八
十五、泉州五郎右衛門	一二三
十六、和泉吉兵衛	一二六
十七、讚岐小左衛門	一三五

十八、筑前喜六	一三八
十九、良寬和尚	一四四
二十、大阪喜一郎	一四八
二十一、京都的因緣乞丐	一五一
二十二、越前阿政、素代女傳	一五四
二十三、久兵衛之女	一五七
附錄：神遊淨土信心的巨人	一五九

一、讀岐庄松

我們可以說，讀岐庄松與大和清九郎是妙好人中一對今古雙璧。清九郎於寬延三年往生，庄松則在明治四年往生，兩人在時代上有著相當的間隔，加之，兩人雖都是真宗信徒，但清九郎爲本願寺門徒，庄松則是興正寺門徒，在宗派上亦有所差異。而且，這兩位無我純情的偉大生活者，在個性上來說，也是相映成趣：清九郎是以「春風」般的溫暖包容他人，庄松則善以「秋風」般的銳利教人開眼。

庄松出生在讀岐國大內郡壬生村的土居里，父親名清七，家族代代都是真宗興正寺派勝覺寺的門徒。庄松家貧，時常被雇作農工，在家則製作草鞋、編麻繩。他的爲人頑愚樸訥，無學無欲，斗大的字不識一個，連錢都不大會數，因此村人給他一個「八文」的綽號，看他不起。在村裡，「八文」遂成爲傻瓜的代號。在世務上，庄松確實是個愚昧之徒，可是他卻勤求親鸞聖人的教法，且達致「信心決定」之境。庄松年輕時曾娶妻，後來跑了，因此他一生中絕大多數都可自由地東來西往，或訪同行，或應邀談法。明治維新後，松前有一位德太郎同行，因仰慕庄松，特地千里迢迢地趕到讀岐來，不幸其時庄松已經往生了。德太郎深感遺憾，只好另訪庄松生前較親近的幾位同行，如松崎村的伊作、國安村的

仲藏、富田村的阿好等人，向他們打聽庄松生前的事蹟，將之筆記下來，再請一位叫華岡大仙的人，用散文將他的筆記《德太郎實錄》，改寫成一本叫《庄松本真記》的小冊子，印與人結緣。其後，在庄松生前曾受贈一件披肩的谷澤春次同行，將自己的見聞，請僧諦順寫成文章，做為續篇，如此地將正續二篇合輯，即今之《庄松本真記》。本書的標題，寫在封面外的正中央，其左右各有「岸崩花逆開」「石壓筍斜出」兩個句子，就像一副對聯似地。這是執筆者之一的僧大仙，在其所撰的序文中引用「岸崩花逆」、「石壓筍斜」的古語，聲明自己文章難讀的句子，特地將之抽出，寫在封面上。令人覺得有趣的是，這兩個句子恰能充分描寫庄松同行的禪機縱橫，活殺自在之行履。

庄松有了信心決定的體驗後，事關佛法的一切言語行動，便與眾不同了，時常有奇語妙行，令人疑嘆「這是八文所能說得出的話嗎？」因此，遂有人懷疑：這位庄松同行，也許就是法然上人再來，為什麼呢？因為法然上人臨終時曾說過：

「爲了弘揚佛法，迄今爲止我已示現此世三次：第一次在印度，叫做舍利弗；第二次在中國，叫做善導；這是我第三次的往生，而這一次尤令我感到滿足。」

說了這些話後，法然上人接著又講：

「這一次我雖生爲學者，但下一次，我希望能生爲一個愚夫，以證實任何愚痴之人，都能得彌陀本願救助。」因爲有這幾句話，所以，有很多人堅信庄松同行即法然上人示現

。事實上，他的言語行動，確有令人產生類似懷疑之處。庄松是個口無遮攔，嘴巴很「毒」的人，因此也有人討厭他。可是，釋尊在《阿彌陀經》中曾說過，極樂世界的蓮花會發光，青色青光，黃色黃光，同樣地，庄松教人的方法雖與眾不同，但他所教的內容，卻與親鸞聖人之教法絲毫不差。

平常，庄松往往在搓繩、編草鞋時，心血來潮，突然想起如來的大慈悲；這時，他必定放下手上的工作，奔進房間，拉開佛龕紙門，向本尊「嘩！嘩！」地叫著。這正是父母看著可愛幼兒，笑得合不攏嘴的表情。在他力教徒創造的漫長歷史上，這很可能是空前絕後的妙景。我們無法用「無我」或「純真」等字眼表達那種情景，而這種不思議的情景，卻正是庄松其人最佳的寫照。不過，庄松同行並非一開始即是如此，也就是說，他原本並非如此「無我」的信者。據推測，他剛開始時是所謂「三業安心」的行者，在佛法上事事挑剔。所謂「三業安心」，即主張必須透過身、口、意三業去表現願求救度之心，否則必不能得救。這可說是一種異端的信仰。然而，庄松畢竟有他的福報，在檀那寺的弟子之中，有一位名叫周天的篤信之僧，誠懇地說諭祖師聖人信仰之正義，終使庄松得返回正信行列。庄松因此深感周天之恩，其後每遇周天，都向他合掌禮拜，稱他為「周天如來」。後來，有一回某僧，把庄松過去對三業安心之是非善惡所提過的問題，拿來問庄松。庄松立即答道：「談什麼三業不三業，我連一業都沒有哩！真糟！真糟！」可知，這是庄松反省

自己的懈怠，以致衝口而出的話。但此語卻能自自然然地徹底批判所謂「三業安心」的論調，令人聞之，不禁莞爾。

庄松並不是位諄諄善誘型的同行，他的嘴裡經常冒出寸鐵殺人的尖銳字句，善於直刺對方的肝腑。有時，他甚至用沈默的表情和姿勢直接表達意境，像是覺得言語的傳達仍然太慢、太迂迴了，使他無法忍受。有一次，一位勝次郎同行問他：「一念歸命是什麼滋味？」庄松馬上在本尊面前輕鬆地躺倒。另有一個故事，恰能對這段公案做一詮釋：有一回，庄松與富田村的菊藏，參詣三本松的勝覺寺，他一進本堂，便舒舒服服地躺了下去。「喂！喂！庄松，不得無禮啊！」菊藏糾正著他。庄松答道：「你這是什麼話？回到爹娘的家，還客氣什麼？聽你這麼說，難道你不是爹娘親生的嗎？」

庄松明明不識字，可是有一天竟然攤開《御文章》在那兒恭敬地唸著。有人走過去仔細一聽。發現他一直唸的是：「庄松，我救你！庄松，我救你！……」。

庄松向來不把寺裡的小沙彌看在眼裡，動不動就對他們有所訓斥。有個小沙彌很不服氣，想嘲弄嘲弄他。有一天，小沙彌問庄松：「庄松，你會不會唸淨土三部經？」

小沙彌當然知道庄松大字不識一個，才會如此嘲諷。但是，庄松卻拍著胸脯說：「當然會唸！」

小沙彌大吃一驚，但仍強自定下心來，說：「既然會唸，那你就唸來我聽聽，也好讓

我沾些法益。」

庄松說：「好啊！我唸給你聽，不過，我有個條件：在我唸完之前，你要一直正襟危坐在我後面恭聆。」

小沙彌心想：這傢伙反正也不識字，三兩下必定出洋相，唸不下去，所以便答應庄松。

庄松先到院子裡，從頭上潑下好幾盆水，清淨五體，以示恭謹，然後再上到本堂阿彌陀佛前，回過頭向小沙彌說：「我就唸《佛說阿彌陀經》了，你好好跪坐恭聽。」然後，鄭重地攤開佛經，合十唸起：「佛說阿彌陀經。如是我聞：庄松，我救你！庄松，我救你，……」如此過了一個小時，兩個小時，三個小時，庄松仍在反覆唸著：「庄松，我救你！庄松，我救你！……」小沙彌跪得兩腿都發麻了，終於無法忍受：「庄松，原諒我！」可是，庄松依然不放過他，並且說：「現在才要真正開始哩！」以此為開場白，庄松一五一十地把《阿彌陀經》的真正內容，告訴小沙彌。庄松不拘泥於字句，如此一針見血地讀出《阿彌陀經》的心，豁達無人可及。

寺裡的住持將此事來龍去脈弄得一清二楚後，稱讚庄松說：「庄松，只有你才真正會誦《阿彌陀經》。」

有一天，住持講經結束後，庄松在仍逗留本堂內的同行們面前表演倒立。他的倒立姿勢很有趣，可是有人警告他說：「庄松，你都一大把年紀了，還摹倣雜耍不成？是不是不

要命了？」

庄松喝道：「你說什麼鬼話！我是要讓你們看看自己將墮入地獄時是什麼樣子！怎麼樣？還不爲你們的後生一大事而驚嚇嗎？」釋尊曾說過，一切眾生死後必墮無間；還說，墮入地獄時將是頭下腳上。不過，釋尊所說的頭下腳上非僅指肉體，亦指人的心。人不承認世間無常，累積罪惡而不以爲惡，這正是顛倒的姿勢。所以，臨命終時，顛倒著心就會直落地獄。庄松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拼著幾把老骨頭去表演，爲的只是希望同行們的心中，升起對後生一大事的恐慌。蓮如上人在《御一代記聞書》中說過：「接近一個佛法者，再怎麼與之親暱，都不致受損。他們的任何妙事或戲言裡，都讓人感受到他們心底有佛法活著，使我人受益匪淺。」他所說的「佛法者」，即是指庄松這種信心決定的人。

在本堂的兩根大柱子上，分別掛有源信僧都《往生要集》中的地獄圖和極樂圖。同行們每首都圍攏在地獄圖前，惶恐地細看。庄松走過去說了句話：「那是你們必墮之處，不久之後要看多少，就有多少可看。爲何不趁現在，好好地觀賞極樂圖呢？」

有個深夜裡，庄松匆匆忙忙地去敲寺門，大叫：「糟了！糟了！」住持走了出來，問：「庄松，你慌什麼？」庄松說：「我方才一個人躺在床上傻想，突然懷疑是不是真的在地獄？」並且反覆急問：「地獄是不是真的有？是不是真的有？」住持答道：「庄松，這不太像是你的問題哩！你已信心決定，早知有後生一大事與地獄，爲什麼又突然問起這

種事？」庄松說：「不！沒什麼，我只是覺得納悶：如果住持你真以為有地獄，為什麼不將它告訴你的老婆和兒女呢？你在寺裡開法座，你的老婆和兒女都不來聽。所以我懷疑所謂的地獄，只不過是你的買賣話，因為你是住持，所以才如此說教。」聽到這裡，住持才明瞭庄松深夜來此，是爲了說些什麼。

庄松有雙銳利的眼睛，能即時看穿口是心非的信徒。一遇到那種人，原本無言樸訥的庄松，常會迸出如同詩詞般的玲瓏法語來。有個同行問：「我一心倚靠彌陀如來，晝夜念佛，能往生嗎？」庄松立即答道：「口喚利劍，手執刀鞘，鞘質爲木，其飾甚美，豈有刀用！你是否就是抓了善知識的話柄胡揮，卻沒有去領受彌陀如來的真誠呢？」又有一次，庄松問某同行說：「你的安心如何？」同行答說：「我深信本願而無有絲毫懷疑。稱名念佛，甚感喜悅。」庄松開導他說：「讓我打個比方吧！有個母親讓她的孩子到下關當學徒去了。爲了愛兒，她一針一針真誠地縫了件棉襖送過去。兒子接到了衣服，但卻沒有接到母親的真誠。你的安心，即是如此。」同時，他把那種慈母之心編成一首搖籃曲，背著孩子時經常唱起：「好冷，好冷，國地不同，下關尤冷。縫寄棉衣，附上慈悲。不取慈悲，只取棉衣。聽著吧！聽著吧！」

禪家最重視臨機應變，也就是面向對方的機，採取變通自如的手段，庄松的臨機說法，有不亞於禪宗巨匠之處。例如：曾有位讚岐大川郡某寺的僧人，問庄松說：「本堂的本尊

活著嗎？庄松答道：「活著活著，當然活著。」僧續問：「你說他活著，爲何他不說話？」庄松答說：「本尊爺一旦說起話來，你們就一刻也不能活在這裡了。」和尚像是挨了迎面一掌，無言以對。可是，聽此一喝，腋下沁出冷汗者，當不止和尚一人。在毫無準備的情形下，脫口即有如此辛辣無比的「大說法」，確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

還有一個類似的故事：高松市有位商人，名叫泉屋又平，他對後生一大事產生懷疑，特地邀請庄松過來：「一路辛苦了，多謝你慷慨光臨。」庄松說：「我一點也不慷慨，你叫我來我就來，如此而已。你找我有什麼事？」主人告訴他說：「我對安心產生疑惑，所以勞你來教誨一番。」庄松說：「有穿著袈裟的和尚爲你說法，你還不滿意嗎？」又平說：「不！不！我不敢說不滿意，只是我聽你是位無我仰信的同行，想請你賜給我一句話。」庄松告訴他：「健康有毛病的人才會挑食。」又平再問：「那麼，任何人的說教都一樣嗎？」庄松答：「不，什麼東西都吃，也是病態。」另有一人問：「庄松兄，我並不覺得如來的大恩有多可貴，如果我能真實領解，是不是就能過著日日謝恩的生活呢？」庄松告訴他：「我不是來講那種麻煩事的，我也著實不懂，你怎樣不憑你有的東西過日子呢？我也是在過我的日子呀！你問這種話有什麼用？」

在庄松的妙言奇行中，最爲膾炙人口的，應該是到京都本山去參加「皈敬式」（俗稱「受剃刀」）的事跡。本來，這是願爲佛弟子者，剪斷黑髮，成爲僧團一員的儀式。黑髮表

示人類的欲望，所以，斷髮具有誓斷五欲，精進修持的含義。可是，這個儀式並非真的落髮，而是本願寺的法王，拿著剃刀，輕輕碰觸門徒的頭髮，就當做斷髮。

庄松的行徑古怪，因此四國讀岐的同行之中，有很多人不願意在受剃刀時，讓庄松也跟去。可是，以當時而論，上京都是一件不得了的大事，何況，除了這受剃刀的機會外，能夠見到法王——本願寺的活佛——的因緣，可說絕無僅有，如果不帶庄松同去，未免太可憐了。所以，他們終於決定讓庄松也跟着去。

當他們乘船渡過瀨石內海時，突然狂風大作，白浪滔天，渡船在風暴中搖晃很厲害，庄松的朋友們都嚇得面無人色，只有庄松一個人呼呼大睡。危險過去後，有位朋友把庄松叫醒，庄松睡眼惺忪，環視眾人面孔一番，慢條斯理地說：「怎麼，我們還在婆婆啊！」一行人等到了京都，聚集在本願寺的本堂裡，連同來自全國各地的同行，一起參加飯敬式。好幾百位同行，列跪在本堂中，靜靜恭候法王上堂。須臾之後，法主身著紅袍，徐徐步出，眾人低頭長禮，沒有一個人敢抬頭正面看法主。在封建時代的當時，本願寺的法主，被視為一位活佛，而且每個人都相信：萬一親耳聽到法主的聲音或親見法主其人，就必成聾盲。

可是，當法主來到庄松面前時，庄松竟抬起原本伏拜著的上身，抓住法主那件紅袍袖子，大叫：「老哥，準備好了沒有？老哥，準備好了沒有？……」法主一時無言以對，須

與之後，庄松放下抓住袖子的手，重又伏拜下去。

法主退場後，整座本堂頓時像被搗碎的蜂窩一般，人聲嘈雜，議論紛紛。庄松的幾個朋友都嚇得魂不附體，唯恐受庄松牽累，要負聯帶責任，人人爲將臨的大難感到心慌意亂。

不久，庄松被傳到法主房裡去。庄松與法主相對落座，法主問：「剛才是不是你拉了我的袖子，叫『老哥，準備好了沒有？』」庄松面不改色，用他的讚岐方言答道：「是啊，是我幹的。」法主又問：「那麼，同行，你是在那一種心理下問我那句話的呢？我很想知道原因，請告訴我。」

庄松像是逮到一個難得的機會，痛快地說：「老哥，穿著紅袍大衣是去不了極樂的。我不管別人是如何地尊你爲活佛，你還是不能憑那些到淨土去的。要去，非信心決定不可。萬一今晚死了，後生一大事今晚就會兌現，你有沒有準備呢？」

庄松的話一點也不錯：今天的出家人，自以爲穿著紅衣或紫衣，置身在一座佛寺裡，就等於是買到了開往極樂的車票；以爲已經得救，不想再用心。許多同行，冒著寒冷的風雪去參詣聽聞，可是，住持的家人卻都不參加法座。他們只要通過一道門，一段走廊，就可到本堂來，可是他們卻不願與偌多同行共同聞法。法座熱烈進行時，他們關起門來，與暖炕、電視機爲至友。親鸞聖人曾把紅、紫僧衣脫掉不顧，終生穿著黑衣；如今，心中全無自信的和尙們，卻用那些裝飾門面，矇騙信徒。尤有甚者，參與信徒葬禮之時，全看布

施金額的多少，以決定穿著體面或不體面的僧衣，這是何等的墮落呢！

在庄松「後生準備如何？」的疑問下，法主合掌禮敬庄松，庄松見狀，不好意思再盤膝坐著，也跪坐起來，回以合十之禮。「同行呀！」法主不知道庄松的名字，所以如此稱他：「謝謝你賜問，我很感謝。直到今天，尊我爲活佛、法主、善知識的人，多如過江之鯽，可是，爲我的後生而憂心的，只有你一人。你說得對，任何人若未信心決定，則只是走在一條通往黑暗地獄的死路罷了。不過，同行啊！你的覺悟如何呢？」

庄松答說：「是的，我確實是個已經領受了信心的幸福者。」庄松的答覆十分明確，法主聞之，歡喜地說：「太好了！既然如此，你是彌陀獨子，我也是阿彌陀佛的獨子，你、我正是兄弟。」庄松說：「廢話，我不是一開口就叫你『老哥』了嗎？」

親鸞聖人說過：「四海信心之人皆兄弟」，凡是信心決定，獲得阿彌陀佛救度之人，都互爲兄弟姊妹：先獲救者爲兄姊，後得救者是弟妹，皆是同胞手足。

庄松同行生動的臨機說法，層出不窮，介紹不盡。他不是早有心理準備，也不是刻意安排的，只是配合當時的情形，自然產生出來的傑作，所以格外有趣。

川東村勝光寺的住持夫人，內心十分嚮往佛法，便將自己的心得，向佛照寺、得雄寺、二寺住持敘述，請求印可。佛照寺住持說：「可！」得雄寺住持則說：「不可！」勝光寺住持爲此深感煩惱，庄松告訴他說：「佛照寺和得雄寺的住持那兒都沒有淨土，所以那是